

# 关于世界观表现形式的若干问题辨析

邱柏生

(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 面对着世界观教育遭遇的挑战, 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世界观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并且认识到世界观表现形态的多样化和具体化。而要说明世界观, 就要说明它的前提即世界的内涵是什么。如果将世界理解为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两部分, 那么世界观也可以具体界分成有关客观世界的观与有关主观世界的观。马克思主义看待与分析问题的一个重要方法, 就是坚持个别、特殊、普遍三者相统一。同样, 我们在认识世界观表现的丰富形态上, 实际上也可以将世界观看成有个别、特殊和普遍三种基本形态。由于我们长期以来总是将世界观看作是对外部客观世界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 所以对精神世界的关注和开掘不够, 使得人们容易沉溺于即物主义甚至深陷物欲之中, 对精神追求和精神生活的丰富性问题几乎忽视。这是我们讨论这一问题的意义所在。

**[关键词]** 世界观 表现形式 客观世界 主观世界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2X(2017)09-0030-09

DOI:10.16075/j.cnki.cn31-1220/g4.2017.09.005

世界观是人们经常言说的一个词, 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一个关键词。人们对它的认识似乎已经很通透了, 基本上认为对其不需要再作进一步的解读了。但实际上人们对它的认识还很笼统且表面, 这正应了黑格尔曾说过的“熟知非真知”的道理。这个在一定的业界如教育界几乎天天用到的概念, 人们对它的内涵的理解, 几乎停留在三四十年前理解的水平, 没有多少深化和拓展, 相应的教育也几乎徘徊在几十年前的那个层次上和水平上, 如唯物主义世界观认为世界是物质的, 物质是运动的, 运动是有规律的, 并且是可以被认识的。其实, 面对着世界观教育遭遇的挑战, 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世界观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并且意识到世界观表现形态的多样化和具体化。本文的目的主要在于提出问题, 在此基础上, 试图对一些问题作粗浅的探索, 并求教于方家。

## 一、什么是世界, 这是问题的前提

作为一种认识论存在, 世界观无疑是对世界的总的看法与基本观点。但问题在于“世界”究竟是什么, 它会影响到“世界观”是什么的问题。如果我们对“世界”是什么的问题都搞不真切或者语焉不详, 那么指望说清楚“世界观”的一系列主要问题, 想必是困难的。

众所周知, 自古以来人们对自己所处的“世界”的探究一直在进行着, 特别是一些社会哲人(这里不讨论佛家经典中关于“世界”、“小千世界”和“大千世界”等观点), 他们更注重从学理视角探究世界是什么的问题。

1.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 世界可分为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 它们都是人们认识的对象, 因此从世界观的内容看, 既包含

**[作者简介]** 邱柏生,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着大量有关客观世界的认知成果,也包括着大量人们对于自己主观世界的认识内容。由于大家比较熟悉这方面的内容,所以本文在此不作赘述。

出现两个世界的原委,是由于人们的认知特点所决定的。人们常说,人的认识是人脑对客观外界的反映。这句话实际上只说对了一半,因为人脑不仅像照相机那样可以大量反映它自身之外的物象,即对客观外界进行认知(亦即我们平时所说的“意识”),更重要的是,人脑能够反映自身的情况,这就是平时所说的“自我意识”。人脑反映自身认知客观外界和主观自身的认知活动的过程及其特征,构成了主观世界的主要内容。实际上,有关两个世界的思想是源远流长的。

2. 柏拉图的看法。早在2000多年前,柏拉图已经提出了可见世界和可知世界的问题。<sup>[1]</sup>他认为,可知世界是先验于可见世界而存在的理念世界,可知世界是产生可见世界的原因,两个世界又是对立的。人们凭感官经验可以观察可见世界,并得出一些关于可见世界的意见,这些意见可能是正确的,有益于实践的,但是没有绝对的真实性和可知世界是不能凭借感官来观察的,只有用理性才能理解,只有在这个世界才有确定无疑的知识。对于柏拉图来说,知识是回忆出来的——人在出生之前就已经有灵魂存在,但是当出生之时,进入了可见世界,就忘记了灵魂中原本具有的知识,而因为可见世界是可知世界的影子,所以我们通过经验观察学习到的关于可见世界的意见能够帮助我们回忆起原本具有的知识。柏拉图的上述基本观点,由于长期来一直被认为是唯心主义的,从而影响到人们对其中合理成分的甄别选择。今天我们重新审视他的观点,需要认识其界分两个世界在一定意义上的学理价值。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世界都是存在的,一个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实世界(亦即客观世界),一个是人们认知这个现实世界从而在观念上存在的认知世界(亦即主观世界)。在此基础上,可能形成的世界观也就至少有两种基本的世界观,甚至有着更丰富多彩的样态。人们只有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才能有所比较、有所鉴别和有所选择。问题主要在于柏拉图颠倒了两个世界的关系,误认为可

知世界是可见世界的本原,而我们将被柏拉图颠倒的两者关系反正过来后,他所阐述的一些思想存在着可取因素。

进一步来看,面对着可见世界和可知世界,柏拉图又区分了两种人,一种人是只能面对可见世界,另一种人能够认识可知世界,<sup>[2]</sup>以上两种人的心智是不一样的,后一种人的心智具有“知识”,而前一种人只能有“意见”,而“意见就是知识和无知两者之间的东西”,“意见既非无知,亦非知识”。<sup>[3]</sup>在此基础上,柏拉图又根据不同心智的人们在认识两个世界时“表示清楚与不清楚的程度”,将可见世界与可知世界各分成两个部分。在可见世界中,第一部分可以代表“影像”(它首先是阴影,其次是在水里或平滑固体上反射出来的影子或其他类似的东西),第二部分是第一部分的实体(就是我们周围的动物以及一切自然物和全部人造物),影像与实物之比正如意见世界与知识世界之比。而可知世界的两个部分中的第一部分,“灵魂把可见世界中的那些本身也有自己的影像的实物作为影像;研究只能由假定出发,而且不是由假定上升到原理,而是由假定下降到结论;在第二部分里,灵魂相反,是从假定上升到高于假定的原理,不像在前一部分中那样使用影像,而只用理念,完全用理念来进行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在对可见世界和可知世界进行四部分区分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应的人的灵魂的四种状态问题,实际上是指出了人的心灵亦即世界观的类别问题,即“相应于这四个部分有四种灵魂状态:相当于最高一部分的是理性,相当于第二部分的是理智,相当于第三部分的是信念,相当于最后一部分的是想象”。它们可以和各部分相当程度的真实性为据而排列起来。<sup>[4]</sup>而四种灵魂表征真实性的程度及其关系是:“第一部分叫做知识,第二部分叫做理智,第三部分叫做信念,第四部分叫做想象;又把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合称意见,把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合称理性;意见是关于产生世界的,理性是关于实在的;理性和意见的关系就像实在和产生世界的关系,知识和信念的关系、理智和想象的关系也像理性和意见的关系。”也就是说,由知识和理智合成的理性指向实在世界(即可知世

界),而信念和想象合成的意见,它们只能认识产生世界(即可见世界)。<sup>[5]</sup>

3. 黑格尔的观点。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分析了人的精神发育发展的历程,说明了这种精神历经“意识”、“自我意识”、“理性”(亦称“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等若干阶段。其中“主观精神”主要指个体性的精神,它经历了“观察的理性”、“实践的理性”和“自在自为的实在的个体性”三个阶段。而在“观察的理性”中又包括了前后相继的正、反、合三个阶段,即“对自然的观察”、“对自我意识的观察”、“对自我意识和直接现实的关系的观察”,而“客观精神”则指社会的精神,包括真实的精神(伦理)、自我异化的精神(教化)和自我确定的精神(道德)。至于绝对精神则是两者的合题。从这一意义看,世界观一方面可以表现为对客观实在的物质世界的认识,又可以包括对人的精神世界的认识,还可以包括对两者关系的认识;从另一方面看,世界观反映人的精神世界,既可以表现为某种主观精神性的东西,也可以表现为某种客观精神性的东西,还可以表现为某种绝对精神性的东西。黑格尔后来在《小逻辑》中更是明确地将哲学的内容规定为“意识所形成的外在和内心的世界”,他认为:一方面,哲学知识的形式是属于纯思和概念的范围,另一方面“应将哲学的内容理解为属于活生生的精神的范围、属于原始创造的和自身产生的精神所形成的世界,亦即属于意识所形成的外在和内心的世界。简言之,哲学的内容就是现实”。<sup>[6]</sup>他的逻辑学是专门研究“纯粹概念”的,也就是说,这种概念是对反映具体事物的概念内涵的某种抽象,是指一切事物都具有的最一般、最基本、最原初的“非感性”的概念。比如,“桌子”这一概念属于感性的概念,尽管它也有很大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如它包括了各种形态(长、圆、高、低等)、不同材质、不同加工形态等丰富的内容,但它毕竟仅仅指向了桌子这一对象,它的内在规定性是感性的,但在这些内在规定性的背后却存在着“有”、“无”、“一与多”、“质与量”等更抽象更普适的规定性,它们就是“纯粹概念”。黑格尔认为,逻辑学就是以这些纯粹概念为研究对象,即“逻辑

学是研究纯粹理念的科学”。<sup>[7]</sup>于是,世界观表现的最抽象形态就是那些由纯粹概念组成的基本看法,但能达到这一程度的人士极少,我们的世界观教育包含着这一内容要求,但对普罗大众不可能以此作为教育的主要任务。

4. 波普尔的观点。卡尔·波普尔的“客观知识”理论认为,如果不过分认真地考虑“世界”或“宇宙”一词,我们就可区分下列三个世界或宇宙:第一,物理客体和物理状态的世界;第二,意识状态或精神状态的世界,或关于活动的行为意向的世界;第三,思想的客观内容的世界,尤其是科学思想、诗的思想以及艺术作品的世界。

波普尔主要关心“第三世界”,并致力于为“第三世界”的客观性、自主性和实在性做辩护。在这种辩护中,他承认自己的“‘第三世界’与柏拉图的形式论即理念论有许多共同之处,因而也跟黑格尔的客观精神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他又强调自己的理论“在某些决定性的方面与柏拉图和黑格尔的理论根本不同”。<sup>[8]</sup>波普尔强调“客观知识”的存在,自然有批判主观主义知识论(亦即常识知识论)的动机,同时他也确实想揭示“客观知识”的存在。他举例证明:一个生物学家可能对动物的行为感兴趣,也可能对动物行为的结果感兴趣,如蜘蛛吐丝织成的蛛网、蜜蜂建成的蜂巢等。他把关心动物的行为本身称为“第一类问题”,而关注蛛网、蜂巢、海狸筑成的河坝等称为“第二类问题”,认为由第一类问题并不一定会联想到第二类问题,但由第二类问题则可以联想到第一类问题,“可以说这些建筑物本身的存在引起了这两类问题。我们可以说第二类问题(涉及建筑物本身的问题)是更基本的”。由此,波普尔提出了三个论点:第一,在哲学目前的问题境况中,没有什么东西像意识到两类问题即生产问题和有关生产出来的建筑物本身的问题之间的区别那样重要;第二,我们应该认识到,涉及产物本身的第二类问题几乎在每一方面都比第一类问题(即生产问题)更重要;第三,第二类问题是理解生产问题的基础。与最初的印象相反,我们通过研究产物本身所学到的关于生产行为的知识要多于我们通过研究生产行为所学

到的关于产物的知识。在这样的逻辑基础上，波普尔认为这种简单的考虑“也可应用于人类活动的产物，像房子、工具和艺术作品。对我们尤其重要的是，它们可以应用于我们所称的‘语言’和‘科学’”。<sup>[9]</sup>于是，波普尔所关注的“客观知识”实际上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主要如理论体系、问题和问题状况，猜测、论据、期刊和书籍，等等。当然按我们今天的理解，客观知识还可以包括经口耳相传的社会习俗、传统（依费孝通先生所理解的那样，传统就是社会所积累的经验）和各类规则（甚至包括潜规则）等。

波普尔还解释了三个世界的关系，即“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以第二世界为中介”。按照这种关系，波普尔认为：“人的精神能看见物体，‘看见’一词用的是本义，即眼睛参与其过程的意义。人的精神也能‘看见’或‘把握’算术的或几何的客体——一个数字或者一个几何图形。尽管‘看见’或‘把握’用的是转义，但仍然表示出精神及其概念客体（算术的或几何的客体）之间的真正关系；而这种关系非常类似本义的‘看见’。这样，精神与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双方的客体都可以联系起来。”波普尔甚至还进一步简要阐明了确认“第三世界”的重要性，即：“通过这两方面的联系，精神在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建立了间接联系。这一点极为重要。无法否认，这种由数学理论和科学理论组成的第三世界对第一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比如，由于技术专家的介入确实能产生这种影响，技术专家通过应用上述那些理论的某些成果而引起第一世界的变化。顺便说一句，这些理论是别人发明的，发明人可能一直不知道自己的理论包含有某些技术的潜力在内。可见，这些技术能力潜藏在理论本身当中，隐藏在客观观念自身当中；而这些技术的潜力是由于人们试图理解这些观念而从中发现的。”<sup>[10]</sup>

综观上述理论观点，我们不难看到有关“世界”本身的观点丰富多采，如果再加上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这种理论由于本身的复杂性，可能会给我们增添更多的理解困难。在此基础上，假如再叠加当代一些专家从各自研究领域出发对世界的不同

看法，就会更使人们感到问题的复杂性，如今天的一些大数据研究专家提出“世界的本质是数据”的见解，可能超越了以往仅仅从哲学层面解读世界内涵的做法，具有一定的理论想象力，因为大数据已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继实验研究、理论分析、计算机模拟仿真之后的第四种科学研究范式”。<sup>[11]</sup>问题已经足够明显，即“世界”的内涵是丰富的，动物充其量只能感知人类所认知的物理世界或自然世界，而人类则不仅可以认知物理世界，而且能认知和理解自己的精神世界（或主观世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各种各样的“世界观”。

## 二、世界观有其丰富的表现形态

简单直观地看，可以说世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区别仅仅在于每个人心中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因此导致每个人的世界观也各不相同，当然其中又有共性的方面。就世界观的拥有者来看，有些世界观仅仅是属于个别人的，而有些世界观则可能成为某一群体全部成员所共有的。就世界观的内容看，其最初的内容原本是比较宽泛的，包括着自然观、社会观、历史观、人文伦理观甚至日常生活观等。就这些内容的呈现特征看，不仅它们本身有区别，甚至分享这些世界观的人群都有区别，如有人认为东方是“静的世界观”，西方是“动的世界观”。<sup>[12]</sup>东西方的世界观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和表现特征都有一定的区别。粗粗看来，古代西方人士的世界观具有比较综合的特点，即将自然观、宗教观、社会观、政治观、历史观、伦理观等浑成一体，其中尤以自然观为主，这一传统传承到近代，到马克思、恩格斯时期则将以自然观为主要内容的世界观转向为以历史观为主要内容的世界观，这就是唯物史观，这是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它实际上也将许多内容综合为一体。西方人的这种世界观特点既与历史传统有关，也与当时表述这种世界观内容的哲人的自身特征有关：因为他们几乎都是通才，通晓自然哲学（后来发展成许多分门别类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精神哲学（从古代的伦理学逐步发展成各种研究人的哲学人文学科、美学、神学等）和逻辑学（包括修辞、文法、逻辑、语言等许多方法论学

科)。西方古人的世界构成说都离不开当时的世界观,如曾经的“日心说”、“地心说”都是世界观,而哥伦布、麦哲伦发现新大陆,既是新世界观的产物,又是新世界观产生的原因。而中国古代的世界观一开始也具有宏大浑然一体的特征,而且这种世界观的表现也是丰富的,如《周易》、《道德经》、“阴阳五行说”、“天圆地方”、“女娲补天”,甚至孔子言说的“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等都表现出某种意义的世界观。而从孔子和孟子开始,这种世界观似乎开始逐渐转向主要关注人文关系和生活哲学层面,有关自然观的内容大大减少。这从《论语》中可窥一斑。于是,中国古代最初的世界观实际上变成了社会观、生活观、人际关系观,包括对为人处世的准则理解,而有关自然观的内容之比例则越来越少。

因此,无论从西方还是东方的各种世界观的形态看,它们的具体形态是复杂多样的,如历史观、社会观、天地观、海洋观等,并且这些形态的内涵有时是比较具体的,如中国古代人在审视社会变化的规律时,已经认识到“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特征;又如,古人缺乏正确的海洋观,由此也就谈不上什么海洋意识和海权观念。由于文化背景、生活习性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他们一直对世界缺乏认知,不了解西方也不愿了解西方,在 worldview 上总是将自己作为世界的中心,这样的世界观使得自己对西方的认知长久停留在粗枝大叶阶段,既不具体也不丰富。

#### 1. 世界观的三种主要形态

世界观的表现形态究竟有哪些主要方面和特征呢?这是我们不得不关心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看待与分析问题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坚持个别、特殊、普遍三者相统一。同样,我们在认识世界观表现的丰富形态上,实际上也可以将世界观看成有个别、特殊和普遍三种基本形态。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恩格斯在批判耐格里主张人只能认识有限的东西的观点时指出:“一切真实的、穷尽的认识都只在于:我们在思想上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我们从有限中找到无限,从暂时中找到

永久,并且使之确立起来。然而普遍性的形式是自我终结的形式,因而是无限性的形式;它把许多有限的东西综合为一个无限的东西。”<sup>[13]</sup>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还提出过“一般世界观”和世界观“特殊形式”的问题,并且认为对两者的评判有不同的要求。当时,恩格斯在批判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时,指出了费尔巴哈有两个“混为一谈”的错误,即“费尔巴哈在这里把唯物主义这种建立在对物质和精神关系的特定理解上的一般世界观同这一世界观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即18世纪所表现的特殊形式混为一谈了。不仅如此,他还把唯物主义同它的一种肤浅的、庸俗化了的形式混为一谈。”<sup>[14]</sup>在恩格斯看来,对“一般世界观”的理解,应该是“建立在对物质和精神关系的特定理解上”的,从而界分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阵营。换一种说法,即对精神与自然界究竟哪个是本原问题的不同回答,出现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分,而“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是在别的意义上使用的。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给它们加上别的意思,就会造成怎样的混乱。”<sup>[15]</sup>而世界观的“特殊形式”,是指一般世界观“在某一特定的历史阶段所表现的”形式问题,如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近代机械唯物主义等。也就是说,作为某种世界观来看,无论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都有自己在不同历史阶段所表现的形式。“像唯心主义一样,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恩格斯进一步指出,18世纪的唯物主义有几个“特有的局限性”,第一个主要的局限性是机械性,即“主要是机械唯物主义”,试图用力学的观点解释一切变化的原因,即“仅仅运用力学的尺度来衡量化学性质的和有机性质的过程”。<sup>[16]</sup>这个局限性是由当时自然科学特别是力学发展所具有的特征所决定的,因此恩格斯将这个局限性看作是“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第二个特有的局限性在于:“它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sup>[17]</sup>按今天的话说,就是以

孤立、静止和片面的观点看问题。当然恩格斯认为这种局限性也可以理解，并且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个局限性是“同当时的自然科学状况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形而上学的即反辩证法的哲学思维方法相适应的”。<sup>[18]</sup>

至于世界观的个别表现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尽管没有进行具体分析，但从他们分析问题的逻辑要求看，应该是包括这一内容的，或者这些内容应该由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人们来不断揭示。其中包含的关系十分复杂，既有一般世界观、特殊世界观和个别世界观的内涵是什么的问题，又有它们三者的交互作用是什么的问题，还有三种世界观的组合状况问题，等等。

更进一步看，对这些具体的世界观的研究，是众多学科的研究对象。哲学所面对的世界观，既与政治学面对的世界观有区别，也与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上所讲的“世界”的观有区别。至于美术、音乐、雕塑等艺术家眼中的世界观，不仅与哲学上的世界观有区别，也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意义上的世界观有区别，当然也跟自然科学等眼中的世界观相分别。他们眼中的世界观，不是哲学意义上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而是对世界的某个方面或某个部分的具体看法和具体观点，它们与普遍性有关联，但这种个别性并不直接等于普遍性。

也就是说，可能存在一般的（即普遍的）、特殊的与个别的三大类不同形态的世界观。一般的世界观即人们一直以来在学理上讨论的对世界的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它的基本判别词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而特殊的世界观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对自己周遭事物及其变化特征、发展趋势等问题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看法，它们可能具体化为政治观、伦理观、生活观、命运观、文化观、宗教观等，它们的评价词就要比一般世界观丰富得多。值得指出的是，一般世界观与特殊世界观两者的关系可能并不统一，它们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习惯认为，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人生观。实际上这句话仅仅说出了一半的状况，另一半话语应该是：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并不绝对决

定着某种特定的人生观。因为世界观与人生观两者组合的状况是错综复杂的，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可以很容易看到，在一般世界观上坚持唯物主义者的人，并不一定保证其人生观必定是积极的，而唯心主义者在人生态度上持积极取向的也很容易找见，同样，政治观等与世界观的关系也同样如此。至于世界观的个别状态，是指每个具体社会个体对自己身外之物及其变化趋势的基本看法，它们可能是五花八门的，与一般世界观的关联性可能更远。在所有的人中，有些人可以做到自己的世界观中既有一般世界观的成分，也有特殊世界观的成分，还有个别世界观的成分，而且三者的表现十分协调统一，但更多人可能并不同时具有三种世界观的成分，仅仅拥有其中的一到两种成分，而且即便拥有，它们的关系也并不统一，而经常发生一定的内在冲突或矛盾。

随着“主要由马克思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问世，这种新的世界观就成为唯物主义最新的“特殊形式”，并且这种世界观即“马克思的世界观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之外，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拥护者”。<sup>[19]</sup>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的产生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改变了人们传统意义上对世界观内涵的理解，即世界观主要是对自然界的基本观点，而主张世界观更主要是对社会和历史的基本看法。对此，恩格斯专门解释道：“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因此，问题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sup>[20]</sup>对于新世界观的影响力，恩格斯曾经不无自豪地指出：“自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sup>[21]</sup>

有关世界观的“特殊形式”之表现，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但目前人们对它的研究还比较稀少，即便把世界观主要理解为“历史观”或“人生观”，它的内涵也十分广大，它依据不同的个体或群体所理解的世界的内涵而可能形成着不同的世界观，有的人生活领域比较单一和狭小，他们可以具有一

定的人生观但没有世界观,或者说他们的人生观同时也就是他们的世界观。而有些人智识视界开阔,生活阅历丰富,于是他们就可能形成或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等,在拥有这些世界观特殊形态的基础上,又可能产生一般的世界观。

马克思由于同时拥有世界观的一般形式和特殊形式(同时又是个别的)三大形态,所以他的世界观表现就十分丰富,包括他审视西方文化与东方社会的要领也有所区别,即认为西方社会的产权基础是私有制,而东方社会的更大特征是公有制,由此马克思将此看作是理解东方社会的“一把钥匙”,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世界观,同时也是一种历史观。

在今天看来,将社会看作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是一种世界观,而将世界看作是一个“地球村”也是一种世界观,这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影响着人们的不同思维和行为。

## 2. 世界观的主要审视

首先,世界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世界又是“主观”的,是因人而异的。说世界是客观的,既指人们所生存于斯的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同时也指人们主观世界中的一部分客观精神及其表现形态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大概是不难理解的。那我们怎么理解世界又是“主观”的呢?

应该看到,由于每个人的实践领域、个人见识和生活境遇的不同,使得他们心中的“世界”是各不相同的。这种“主观”的“世界”大概起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指每个人的“眼界”中所直接感知的客观世界;二是指人们的心灵世界。可以看到,人的眼界通常跟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紧密相连,也跟人的生活经历和生活境遇相勾连。人们最初理解的世界,就是自己的家庭和街坊四邻,随着生活活动和社会实践领域的不断扩大,人们眼中的世界也在不断扩大,从社区到学校,从学校到职场,从职场到更广阔的社会,从国内到国外。这就是说,从一个人的成长过程看,他心中的“世界”是随着自己的眼界的拓展而不断变大的。至于人的心灵世界,情况则可能要复杂得多,一方面,

人的心灵世界的变化跟人的眼界变化有密切关系,眼界的变化影响着人的心灵活动;另一方面,心灵活动又不完全受制于人的眼界变化。仿佛我国古代同样生活在交通闭塞的崇山峻岭之深处的不同人士,如樵夫和道士,两者的生活环境特别是自然环境可能差异很小,面对着同样的碧水青山和蓝天白云,吃的都是简单的粗茶淡饭,但两者的心灵世界可能有很大的差别。前者的生活可能基本上以感性的物质生活为主,尽管这种感性物质生活的水平是十分低下的;而后者的物质生活层次同样也很低,但却能透过物质生活层面的直接束缚,不断扩展自己心灵世界的领域和空间,真可谓“自然有界,心灵无边”。

更关键的是,人的心灵世界具有两极性的特点,即积极与消极、科学与愚昧等。当然,这又存在着许多复杂的情况,如在基本上属于积极的倾向中,也包含着某些消极的成分,或者在基本上属于消极的倾向中,也产生着某些积极的因素,对此需要人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以认为,中国古代的士人历来比较推崇“道法自然”的心灵生活,尽管他们也需要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但不主张沉溺于物欲之中。比如,《论语》中既指出有“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景况,又推崇“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的境界,或者如孔子认为的“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坦陈自己吃粗粮、喝白水,弯着胳膊当枕头,这样的生活也是乐在其中。而那些采用不符合道义手段谋取富贵的做法,对自己来说就像是面对天上的浮云一样,根本不为所动。这样的生活方式,逐步形成了“知足常乐”的世界观。尽管这种世界观似乎被人认为其中缺乏竞争进取的精神,但其淡泊名利、追求精神动力的意境却也一直为人们所景仰。

这就是说,世界观的内容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从世界观作为一种认识论而言,无论是它的表现内容还是它的表现形式,都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究其表现内容来看,世界观反映客观世界的那部分内容是客观的,而反映主观世界的那部分内容

则是主观的；就表现形式看，世界观中属于主观知识的东西是主观的，而属于客观知识的东西则是客观的。之所以作出如上的界分，最直接的目的是确认世界观表现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不是像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所理解的那么简单机械。进一步看，既然世界观是对“世界”的观，那么它也应该包括对主观世界的观，而不仅仅是对客观世界的观。由于我们长期以来总是将世界观看作是对外部客观世界的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所以对精神世界的关注和开掘不够，使得人们容易沉溺于即物主义甚至深陷物欲之中，对精神追求和精神生活的丰富性问题几乎忽视。

其次，应该看到，世界观与哲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般说来，凡是哲学都是某种世界观，但凡是世界观未必都是哲学，那些比较直观、感性的世界观由于还没有达到哲学的抽象层面，因此不能称之为哲学。在这种基础上，我们再来讨论世界观的基本问题和主要问题。

众所周知，世界观（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它又表现为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思维和存在、精神和自然界哪个是本原的，亦即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对此的对立理解，可以界分成“唯心主义阵营”和“唯物主义的各种学说”。二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即人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对此主要分成可知论和不可知论。这里既然存在着“基本”问题，自然也存在着一般性或具体问题。关于成为“基本”问题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在大量情况下是不为人们所直接关注的，这个“基本”也只能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理解才有现实意义。正如恩格斯所言：“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sup>[22]</sup>因为“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相等：其中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

最本原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sup>[23]</sup>可惜的是，人们对恩格斯所提出的“相互作用”的思想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以致只是机械照搬主要原理而不对事物做具体分析，从而产生了许多差错。这正应了恩格斯当时所告诫的那样：“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是可以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而他们也的确造成过惊人的混乱。”<sup>[24]</sup>

再次，世界观的内容又是有层次的，最抽象的层面是通过纯粹概念得以表现的，接下来的层面是通过一般概念得以表现的，再接下来的层面是通过感性的信念得以表现的，大量的表现是通过直观的意见得以表现的。它们又在每个层面表现为对立面的统一，如对世界的认识是多样化的，美好或恶劣、本质或现象、概念化或具体化等。进一步看，如果说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之思路还算是比较清楚的话，那么人们对主观世界的内涵之认知则要逊色得多。如果我们仅仅根据上述人物的主要观点对这一问题做出假设的话，我们不妨这样处理：可以将主观世界分成主要由客观知识所组成的知识世界和由人们的信念为核心所组成的信念世界两大部分。而信念世界又可能从两方面进行解读：一是信念世界的内容，二是信念世界的表现形态。就信念世界的内容来看，可能包含着历史、政治、人生、道德、宗教、职业等丰富多彩的内容，它们之间既有矛盾，又有协同关系。就信念世界的表现形态看，可能主要有信仰世界、信念体系、思想状况以及心理状态等四方面内容构成。这里所指的信仰，是关于最高价值的信赖状态，它们可能表现为政治信仰，也可能表现为宗教信仰，还有职业信仰、道德信仰等。这里所指的信念，是指人们对某种理想和知识内容所持有的集知、情、意为一体的精神状态，这方面也存在着政治信念、人生信念、宗教信念、职业信念等；这里所指的思想状态，主要指人们的思想倾向和精神状态，它包括人的认知和情感的结合状况，以及活力状况。至于心理状态，主要



指人们对外部世界的最初的心理反应,如最初的感觉、知觉、记忆等状况。总之,世界观的表现形态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方面看,都是丰富多彩的,只是不同的社会成员的世界观表现形态有不同的特征和方式。

随着人们认识世界的领域不断扩大,人们社会实践的领域不断扩大,人们眼中的世界在不断变化丰富,人们的世界观的内容也不断丰富。当然,每个人世界观变化的内容又是千差万别的。一般看来,哲人和伟人的世界观关注的都是宏大、抽象的东西,哲学家的世界观跟艺术家的世界观的表现形态也会不同,可谓“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而老百姓的世界观则比较具体、直观。世界观的组成内容包括自然观、社会观、人生观、政治观、价值观等,它们之间的关系既有同一性、又有斗争性,这里要分析世界观的内在矛盾有哪些,要看到主观唯心主义在人生观方面可能表现出积极上进的特征,也要警惕唯物主义在人生观方面可能表现出来的那些诸如宿命论倾向、犬儒主义指向等消极性。

在说到世界观的层次问题时,我们还要看到每个人的世界观之组织形态也是不断变化的,由最初的感性形态发展到最终的理性形态。也就是说,每个人生命的存在空间,是其最初的现实世界,这里所形成的最初的世界观,是具体的、感性的,它并不一开始就涉及世界的本原本质问题,但其中又包含着对未知东西的某种抽象性追求。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我们的先人在交通闭塞、信息封闭的情况下,他们认知的“世界”是极其有限的,但即便在这种空间和时间有限的情况下,他们依然保持着对“无限”的探究,如对天地山水变化多幻的好奇和格物,以致最早研究变易之道的《周易》,就以比较具象的天、地、日、月、山、水、风、雷等八种物象

及其相互关系,来表征世界变化多端的内在性。这也就是中国人最早的世界观,并且这种世界观逐渐延展到人生观、社会观、群己关系观、风水观、形势观等围绕着人的生活所展开的一切方面。一般来看,对于普罗大众而言,最直接的就是人们的生活观,包括对人情世故变化、命运通达状况、福祸兴衰等的基本观点。对于他们来说,未必分得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理论区别,但他们能最清楚地坚持一切从生活出发,坚持“道法自然”的规则,使得他们获得了最本真的立场。

总之,改变人的话语,改变人的观念,改变人的眼界,也就改变了人的“世界。连世界都可以改变,世界观能不变吗?至于世界观教育,则是另外一个更庞大的议题,值得与时俱进地深入研究。

#### 参考文献:

- [1][2][3][4][5][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268,218-219,223-224,268-271,300.
- [6][7][德]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43,63.
- [8][9][10][英]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14-115,121-122,165-166.
- [11]小白.你真的了解大数据吗?[N].社会科学报,2016-01-21.
- [12]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273.
- [13][14][15][16][17][18][19][20][21][22][23][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41,227-228,224-225,228,228,228,211-212,230,228,698,705,698.